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卷五十六　　宋　王欽若等　撰

帝王部

節儉

傳曰儉者國之寶也漢文帝曰吾為天下守財耳豈可妄用之哉蓋王者據神器之重託億兆之上在乎約費以足用崇儉以率下故古先哲王無宮室苑囿之飭無珠玉輿馬之玩衣無文繡食無兼味不視奇怪之物不

聽淫靡之音急於致理薄於自奉繇是風行草偃家給人足民俗以之淳厚品物以之茂遂故曰上節用則國富君無欲則民安斯之謂矣

黄帝勤勞心力耳目節用水火財物臣欽若等曰卷中不載年月日者並史闕文餘皆准此

帝嚳取地財而節用之

帝堯富而不驕貴而不舒黄收純衣純一作絞太古冠冕圖冕名冕曰收禮記曰野夫黄冠純衣士之祭服純讀曰緇堂高三尺土堦三等茅茨不剪

棌椽不斲屋蓋曰茅茨以茅蓋屋也棌木名今之櫟木也飯土簋歠土刑簋以盛飯刑以盛羹土刑謂燒土為之糲粱之食糲粗米也一斛粟七斗米為糲藜藋之羹夏日衣葛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

帝舜甑盆無膻而工不以巧獲罪言工不以工巧之事獲罪也

夏禹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

周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文王節儉卑其衣服以就其安人之功以就田功以知稼穡之艱難

宣王中興更爲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作斯干之詩

漢文帝二年十一月詔太僕見馬遺財足（遺留也太僕見在之馬今當減留財足充事）

帝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産也（中謂不富不貧）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爲（今新豐縣南驪山頂有露臺鄉極爲高顯猶有文帝所欲作臺之處）身衣弋綈（弋皁也身衣弋綈又曰弋黑色綈厚繒）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

繡以示敦朴為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因其山不起墳霸陵文帝陵名又後漢書云文帝處百姓於靈臺飾帷帳於皁囊或有譏其儉者帝曰朕為天下處財耳豈得妄用之哉又東方朔曰文帝集上書囊以為殿帷又後漢書王符曰孝文皇帝躬衣弋綈革舄韋帶

成帝建始二年三月罷六廄技巧官秩減乘輿廄馬

哀帝綏和二年即位詔三齊服綺繡難成害女紅減乘輿服御後宮用度及罷尚方御府百工技巧靡麗無益之物

晉武帝太始元年十二月戊辰下詔大弘儉約出御府珠玉玩好之物頒賜王公以下乙亥詔省郡國御調禁樂府靡麗百戲之技及彫文游畋之具武帝承魏氏奢侈刻獘之後百姓思古之遺風乃厲以恭儉敦以寡慾有司甞奏御牛青絲靷斷詔以青麻代之

惠帝永興元年十二月丁亥詔曰頃戎車屢征勞費人力供御之物皆減三分之二

元帝性簡儉冲素有司甞奏太極殿廣室施絳帳帝曰

漢文集上書皂囊爲帷遂令冬施青布夏施練帷帳將拜貴人有司請市雀釵帝以煩瀆不許所幸鄭夫人衣無文綵從母弟王廙爲母立屋過制流涕止之

成帝咸和七年七月丙辰詔諸養獸之屬損費者多一切除之

咸康七年三月戊戌杜皇后崩帝下詔曰吉凶典儀誠宜備設然豐約之度亦當隨時況重壤之下而崇飾無用邪今山陵之事一從節儉上陵賜賞皆是死事勳績

之家親戚受罷未曾横有所及

魏文成和平四年七月壬午詔曰朕每歲以秋時閑月命郡官講武平壤所幸之處必止改作

孝文太和十一年十月辛未詔起部罷無益之作出宫人不知機杼者十一月丁未詔罷尚方綿繡綾羅之功四民欲造任之無禁其御厨衣服金銀珠玉綾羅紬錦大官雜器太僕乘具内庫弓矢出其大半班賚百官及京師士庶下至工商皁隷逮於六鎮戍士各有差帝性

儉素常服澣濯之衣鞍勒鐵木而已帝之雅志皆此類也

西魏文帝大統元年九月有司奏煎御香澤須錢數萬帝以軍旅在外停之

後周太祖性好朴素不尚虛飾常以反風俗復古始為心

五年五月免妓樂雜役之徒皆從編戶

武帝保定元年二月丙午省鑾輦去百戲

二年十月戊戌詔曰樹之元首君臨海内本乎宣明教化亭毒黔黎豈惟尊貴其身侈富其位是以唐堯疏葛之衣麄糲之食尚臨汾陽而永歎登姑射而興想況無聖人之德而嗜欲過之何以克厭衆心處于尊位朕甚愧焉今巨寇未平軍戎費廣百姓虛空誰與為足凡是共朕衣服飲食四時所須爰及宫内調度朕今手自減削縱不得頓行古人之道豈曰全無庶幾凡爾百司安得不思省約朂朕不逮者哉

天和二年省掖庭四夷樂後宫羅綺工人五百餘人

建徳元年十二月庚寅幸會道院以上善殿壯麗遂焚之

六年正月辛丑詔曰偽齊叛渙竊有漳濵世縱淫風事窮雕飾或穿池運石為山學海或層臺累構槩日凌雲以暴亂之心極奢侈之事有一於此未或弗亡朕菲食薄衣以弘風教追念生民之費尚想力役之勞方當易玆弊俗率歸節儉其東山南園及三臺可竝毁撤瓦木

諸物凡入用者盡賜下民山園之田各還本主

五月己丑詔曰朕欽承丕緒夙興寅畏惡衣菲食貴昭儉約上棟下宇土階茅屋猶恐居之者逸作之者勞詎可廣厦高堂肆其嗜欲往者冢臣專任制度有違正殿別寢事窮壯麗非直雕墻峻宇深戒前王而締構弘敞有踰清廟不軌不物何以示後兼東夏初平民未見德率先海內宜自朕始其露寢會義崇信含光雲合思齊諸殿等農隙之時悉可毀折彫斲之物竝賜貧民繕造

之宜務從卑朴癸巳行幸雲陽宫戊戌詔曰京師宫殿已從撤毁弁鄴二都華侈過度誠復作之非我豈容因而弗革諸堂殿壯麗竝宜除蕩甍宇諸物分賜窮民三農之隙别漸營搆止蔽風雨務在卑狹帝性既明察少於恩惠凡布德立行皆欲踰越古人身衣布袍寢布被無金寶之飾諸宫殿華綺者皆撤毁之改為土堦數尺不施櫨栱其雕文刻鏤錦繡纂組一皆禁斷後宫嬪御不過十餘人

隋高帝居處服翫既務存節儉令行禁止上下化之開皇仁壽之間丈夫不衣綾綺而無金玉之飾常服率多布帛裝帶至以銅鐵骨角而已雖嗇於財至賞賜有功亦無所愛悋帝既躬體儉約六宮咸服澣濯之衣乘輿供御有故敝者隨令補用皆不改作非享燕之事所食不過一肉而已有司嘗進乾薑以布袋貯之帝因以為費大加譴責後進香復以氈袋因笞所司以為後戒自是內外率職府帑充實百官禄賜及賞功臣皆出於豐厚焉

唐高祖武德元年七月庚申詔曰隋代離宮別館遊憩之所竝廢之

十月庚辰詔曰國初草創日不暇給凡厥禮儀鮮能盡備且生人未乂彫獘寔多至於畜産思致蕃息祭祀之本皆以為身窮極事神有乖正直殺牛不如禴祭明德即是馨香望古推今祭神一揆其祭圜丘方澤宗廟以外竝可止用少牢先用少牢者宜用特牲待時和年豊然後克循常禮

高祖凡所營為務從簡易服用取給而已

太宗貞觀二年八月乙未公卿奏曰依禮季夏之月可

以處臺榭今隆暑未退秋霖方始宫中卑濕請營一閣以居之帝曰朕有氣病豈宜下濕若遂來請縻費良多昔漢文帝將起露臺而惜十家之產朕德不逮於漢帝而所費過之豈謂為民父母之道也固請竟不許

四年十一月己丑戶部奏窖苫須麻十萬緱帝曰麻為㲉鞋得供國用自今窖苫宜以蒿蔓為之又將作大匠竇璡修營雒陽宫帝務存節儉璡乃於宫鑿池起山崇飾雕麗虛費功力帝聞之大怒遽令毀之璡又坐是免

十六年二月壬寅帝謂侍臣曰朕項因覽劉聰傳聰將為劉后起䳕儀殿廷尉陳元達諫聰大怒命斬之劉后手疏啟請甚切聰怒觧而甚媿之人之讀書欲廣聞見行之難也朕於藍田市木將别為一殿取制兩儀仍構重閣其木已具遠想聰事斯作遂止

二十二年四月以頻造宫室務從卑儉終費人力帝謂侍臣曰唐堯茅茨不剪以為儉德不知堯時無瓦蓋桀紂為之若於無瓦之晨為茅茨者未為儉德不剪之言

蓋書史粉飾之耳朕今構采椽於椒風之日立茅茨於有瓦之時將為節儉自當不謝古昔省宫室之廣大役人功以此再思不能無媿

高宗永徽六年十一月戊午詔曰少府監非軍國所需宗廟之用竝不須飾以珠玉諸州常貢珠寶者竝宜停進其市肆間不得更為彫鏤及貨鬻珠寶及金銀等物

龍朔二年六月癸亥詔曰比每誕育王子公主諸親慶賀多進錦繡纂組金銀雕鏤虛有縻費深乖節儉自今

以後即宜竝停

玄宗先天二年八月戊午勅曰禮曰寧儉書戒無逸約費畜財爲國之本至於賜酺合宴正欲與人同歡廣爲聚斂故非取樂之意況自徇於奢是不戒也心勞於僞是不經也殷監于此良用憮然自今以後兩京及天下酺宴所作山車旱船結綵樓閣寶車等無用之物竝宜禁斷

開元二年七月乙未内出珠玉錦繡於殿庭焚之勅曰

朕聞珠玉饑不可食寒不可衣故漢文云雕文刻鏤傷農事錦繡纂組害女工農事傷則饑之本女工害則寒之源又賈生有言曰夫人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製衣則寒饑寒切體慈母不能保其子君焉得以有其民哉朕以眇躬託於王公之上曷嘗不日旰忘食未明求衣使反朴還淳家給人足而倉廩未實饑饉相仍水旱或愆糟糠不厭靜思厥故皆朕之咎故有漿酒霍肉玉食錦衣互相誇尚浸成風俗夫令之所施惟行不惟反

人之化上從實不從言是以古先哲王以身率下如風之靡何俗不易此事近有處分當以施行朕若躬服珠玉目玩錦繡而欲公卿節儉黎庶敦朴是揚湯止沸涉海無濡不可得也是知文質之風自上而始朕欲捐金抵玉塞本澄源所以服御金銀器物今付有司令鑄爲鋌仍貯掌以供軍國珠玉之貨無益於時竝宜焚於殿前用絶浮競至誠所感期於動天況凡百官有違朕命其宫掖之内后妃以下咸服澣濯之衣永除珠翠之飾

當使金玉同價風俗大行日用不知克臻至道布告遐邇如朕意焉戊戌詔天下更不得採取珠玉刻鏤器玩造作錦繡珠繩織成帖縚二色綾綺羅作龍鳳禽獸等異文字及竪襉錦文者決一百受僱工匠降一等科之兩京及諸州舊有官織錦坊宜停

十二年正月戊寅勑曰朕聞舞者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豈徒誇詡時代眩曜耳目而已也自立雲韶內府百有餘年都不出於九重今欲陳於萬姓冀與羣公同樂

豈獨娛於一身且珠翠綺羅孰非珍玩常念百金之費每惜十家之產是以所服之服俱非綺羅所冠之冠亦非珠翠若弋綈之制大帛之衣德雖謝於古人儉不忘於曩哲庶羣公觀此當體朕之不奢

肅宗至德二年十二月詔宮女及狗豽鷄鷹鶻之數宜即停減屋宇車輿衣服器用竝宜准式珠玉寶鈿平脫金泥織成刺繡之類一切禁斷

乾元二年正月戊寅帝耕藉田先至於先農之壇因閱

耒耜有雕刻文飾者謂左右曰田器農人執之在於朴素豈貴文飾乎乃命撤之下詔曰古之聖王臨御天下莫不務農敦本寶儉為先蓋用勤身率下也屬東耕啟候爰事藉田將欲勸彼蒸人所以執兹耒耜如聞有司所造農器妄加雕飾殊匪典章況紺轅縹軛固前王有制崇奢尚靡諒為國所疵靜言思之良用歎息豈朕法堯舜重茅茨之意邪其所造雕飾者宜停仍令有司依農用常式即別改造庶萬方黎獻知朕意焉

三月壬寅詔曰朕聞古者皇王乘時致理莫不上稽天象下順人心所以革弊移風推誠布化也朕自纂膺鴻業再復寰區何嘗不勤己勵精兢兢業業一物失所爰軫納隍之憂四方未寧深懷馭朽之懼頃雖沿革之令隨事每下而弛張之要未得其宜遂使人瘼尚繁寇虞猶梗有乖政本諒在朕躬用懷酌損之儀庶叶惟新之典自今已後常膳及服御等物悉從節減周身之外一切並停武德中尚作等坊除造賞物賜蕃客將士器物

及軍戎祠祭所要餘並停
上元二年八月壬申内宴宰臣已下内出妓樂不過數人甚儉司徒兼中書令郭子儀等上表曰臣聞古先哲王莫不崇儉以阜時戒奢以敦本勤以樹善利在化淳伏惟乾元大聖光天文武孝感皇帝陛下纘成盛業備歷諸難功存造化澤被甿俗至於服用之飾聲樂之娛宜有所增加以彰聖德今月十六日臣等伏蒙天恩幸霑内宴切見後庭妓樂其數非多衣製儉薄頗為逼下

顧無麗綺之玩是行質素之風恭惟睿慈允臻於道昔
漢文帝念中人之產晉武焚外國之裘皆抑止於有餘
匪謙讓於當分以今比古無德而稱況聖作物覩著自
格言上行下效存於理體陛下以農桑未乂軍務猶虞
思懲富教之繇率先儉約之化康寧之福莫尚於此臣
等備位宰臣職當毗贊恐聖烈無紀臣下未知請編之
史策宣下中外詔曰儉德之恭約失者鮮格言為重理
道在茲朕志復淳源用濟海內振其玄化鏡以至清非

謂艱難之時自崇樸素之本無聲之樂庶聞於四方兎地之衣將比於前古且率人而自我亦捺木而銷金為君之難事當乎增惕股肱之義務在乎弼違期於啟沃之勤不在延君之譽為人上者此道惟常豈可付以史官宣於中外載循來表殊愜朕懷翼日太子賔客韓擇木入奏因奉賀節儉妓樂衣無綺繡之飾食無珍羞之具上因出衣袖以示之曰朕此衣已三度浣矣

代宗寶應元年六月戊午勅尚食等厨三分量減一分

所司不得輒有奏請至秋熟後任依常式

廣德二年二月乙亥南郊禮畢敕曰朕思素儉敦以淳風必約嚴章以齊侈俗其珠玉器玩寶鈿雜繡等一切禁斷

德宗初即位大歷十四年閏五月癸未詔罷梨園使及伶官之冗食者三百餘人留者隸太常

是月丙戌詔曰四方貢銀器有以金飾者去之

六月己亥敕曰乘輿服御量加減省務敦質素天下進

獻事緣郊祀陵廟所須依前勿闕餘竝撙節歸於省約

奇器異服綿繡珠玉等竝不得輒有進獻

七月庚午詔王者不寶遠物所寶惟賢故堯設茅茨禹

卑宮室光武捨去寶劔順帝封還大珠朕仰止前王思

敦朴素邕州所奏金坑誠爲潤國害人放利非朕素懐

方以不貪爲寶惟德其物豈兹難得之貨生其可欲之

心耶其金坑任人開採官不得占先是元載馬璘劉忠

翼之第自天寶中京師堂寢已極弘麗而第宅未甚逾

制然衛公李靖廟已爲嬖人楊氏廏矣及安史二逆之後法度推壊大軍宿將競崇棟宇臺榭之飾無復界限力窮乃止人謂之木妖而馬璘之堂尤盛計錢二十萬貫他室稱是既而璘卒於軍以喪歸京師士庶欲觀其宏麗假名於故吏投刺會弔者數千百人故命撤毀之自是京師樓榭之踰制皆毀

癸酉詔減服物供獻之屬以千數德宗始即位德音屢下務存儉德内外人心皆得其理

建中元年十月己丑詔減膳羞常貢之物

貞元二年四月辛巳陜虢觀察使李泌奏虢州盧氏縣山冶近出琵琶請充貢獻禁人開採詔曰琵琶之寳朕不飾器玩不尚珍奇常思反朴之風用明躬儉之節其出琵琶處任百姓求採不宜禁止琵琶玉名

三年正月庚戌詔内外諸親設祭於大行皇后竝不得假飾花果已後公私集會竝宜准此

順宗貞元二十一年二月即位甲子赦曰清淨者理國

之本恭儉者修己之端朕臨御萬邦方弘此道苟可濟物予何愛焉宮掖之中宜先省約其後宮細人子弟音聲人等並宜放歸親族

憲宗元和五年十一月丙午帝謂宰臣曰朕以禁中舊殿歲久危壞昨令有司經度資費多非意欲漸葺構之所冀成功不毀但緣國用未贍物力猶詘是以每務簡儉情在不勞至於車服飲食亦深畏奢侈以是思之不知竟可營造否權德輿對曰陛下以至德愛人情存節

用此實爲理之本仲尼謂大禹卑宮室菲飲食惡衣服以爲無間然漢文帝欲起露臺名匠計之直百金帝曰中人十家之産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爲遂止是以文帝之代四海庶富俗敦禮讓一歲斷獄纔百人幾致刑措前史以爲美談後王用爲師表且簡則不勞人儉則不糜財人安財足天下自化上好奢侈則下亦變風人務縱欲爭奪自起今陛下至誠恭儉有過昔王卑躬愛人動務至理實天下蒼生幸甚

文宗太和元年四月壬辰勅皇太子料宜權停敬宗以晉王位居中嗣時方二歲已命有司供獻盡同儲副至是權罷之壬寅命毁放鴨亭子先是敬宗嘗於昇陽殿東增置亭沼多聚水禽謂之放鴨亭子是日命毁之戊申幸教坊迴仰望仙門側有看樓十間帝以不復遊御命毁之

二年五月庚子詔應諸道進奉内庫四節及降誕進奉金花銀器并纂組文綾纈雜物並折充挺銀及綾絹其

中有賜與所須待五年後續有進止

文宗鋭意求理每與宰臣議政深惡侈靡故每下詔勅常以敦本崇儉為先庶乎上行下效之有漸也丁巳命內官赴漢陽公主等宅宣每遇對日不得廣插釵梳不須服短窄衣服

三年九月辛巳命中使宣兩軍中尉及諸司使內官等不許著紗縠及綾羅等自艱難以來風俗寖歸奢靡權邪貴近競相尚豪溢而不能制之帝姿性高雅始自登極時用服飾必以儉素為先思有以自近懲革繇是孜孜以留意其後駙馬都尉韋處

仁入見巾夾羅巾以進帝謂曰本慕卿門戶清素故
俯從選尚如此巾服從他諸職為之卿不須為也
十一月甲午詔四方竝不得輙以雜行樣難行非常之
物為獻其於纖麗若花絲布撩綾之類竝禁斷勅到一
月日機杼一切焚棄
開成四年正月丁卯夜於咸泰殿觀燈作樂三宮太后
及諸公主竝赴宴帝思節儉化天下衣服咸有制度左
右親幸莫敢踰越延安公主衣裾寬大即時遣歸駙馬
都尉竇澣待罪勅曰公主入參衣服踰制從夫之義過

有所歸賓澣宜奪兩月賜錢又便殿對六學士帝語及漢文恭儉因舉袂曰此澣濯者三矣

宣宗春秋既盛在藩邸時備知民間庶事延英對宰臣無不議及百姓又性常儉素先宮中每有行幸即以龍腦鬱金藉之於地至是帝皆不許時人方之漢文帝

後唐明宗以同光四年四月即位甲寅詔曰夫人不能自理立之君以理之豈可殫天下之租賦為宮中之玩好後宮內職量畱一百人其餘任歸骨肉內官守闈掌

扇量留三十人教坊音聲量留一百人鷹犬之事以備
蒐狩量留二十人御厨膳夫量留五十人其餘任從所
適内諸司事有名無事者竝從停廢
天成四年四月壬寅武德使上言重修嘉慶殿請丹漆
金碧以瑩之帝曰此殿為火所廢不可不修但務宏壯
何煩華侈尋改為廣壽殿
末帝清泰二年五月庚戌詔不得貢奉寳裝龍鳳雕鏤
刺作組織之物

晉高祖天福二年四月戸部尚書王權奏臣聞戒奢從
儉惟經國之遠圖務實去華乃前王之令範伏惟皇帝
陛下開基創業應天順人顯宗朴素之風克協聖明之
訓臣伏見諸侯奉貢九土勤王羅紈則纖麗奇工器皿
則雕鏤異狀文之錦繡雜以珠璣雖外表珍華而事近
淫巧臣伏請特降勅旨頒下列藩自今奉貢其鮮麗匹
段等酌其物料所直折進生白重絹可將一匹之鮮麗
變數匹之縑繒又進奉銀器及鞍轡等竝不在雕鐫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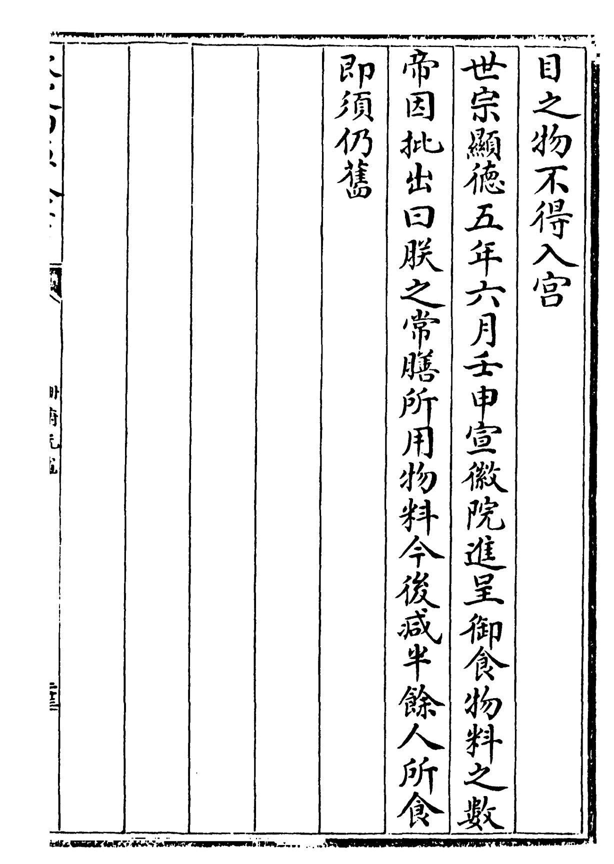
玉其餘衣甲器械竝不在飾以銀裝布金彩如有鉤玦瑕處可將銅鐵代之足以換彼鮮明益其堅利雖所減者輕同積羽而所集者重可如山匪為淳厚國風抑亦豈資天府勅王權素推華族方處重官覩四海之貢輸虛陳巧麗察五兵之器用枉飾珍奇不惟耗彼生靈實且傷於淳素爰陳章疏將名和平宜允敷敭明示誡約自今後臣寮貢奉不得務其淫巧衣甲器械不得飾以金銀咸委遵行勿得踰越仍付所司

十一月湖南馬希範進金漆栢木銀裝起突龍鳳茶床椅子踏床子紅羅金銀綿繡褥紅絲網子又進金銀玳瑁白檀香器皿銀結條假菓花樹龍鳳鑾畫鼓等物又進含膏桃源洞白茅百靈藤渠江南嶽紫蓋峯白雲洞清花等茶又進蟬翼鍾乳頭香石亭脂木瓜九一萬顆欒㰖欖子帝覽之謂侍臣曰奇巧蕩心斯何用耳欒茗可進而九可食乎但地僻海曲習以成風來遠之道遽止為難宜令所司與收闌者服其儉徳

漢高祖乾祐元年詔曰卑宫菲食前代之令猷革舃綈衣哲后之明德至於損上益下惜力愛人兾息煩苛漸期富庶所有乘輿服御後宫費用太官常膳一切減損在京及内諸司并天下州府除應奉軍期急切外其餘不急之務非禮營造竝皆停罷免致勞役

周太祖廣順元年正月制曰朕早在藩鎮常戒奢華今御寰區尤思節儉況國家多事帑藏甚虚將愛憂勞所宜省約應乘輿服御之物不得過為華飾宫門器用竝

從朴素太官常膳一切減損諸道所有進奉比助軍國支費其珍巧纖華及奇禽異獸鷹犬之類不許輒有貢獻諸無用之物不急之務並宜停罷
二月内出寶玉器數十有茶籠酒器枕及金銀結鏤寶裝床凡飲食之具碎之於殿庭有一玉杯累擲之不壞樞密使王峻上請太祖笑而賜之太祖謂侍臣曰凡為帝王安用此為近聞漢隱與嬖寵嬉戲珍華寶玩不離於側覆車未遠宜以為鑑仍戒左右今後凡有珍華悅



目之物不得入宮

世宗顯德五年六月壬申宣徽院進呈御食物料之數

帝因批出曰朕之常膳所用物料今後減半餘人所食

即須仍舊

冊府元龜卷五十六

冊府元龜卷五十七

宋 王欽若等 撰

帝王部

英斷 明察

英斷

昔人有言曰世所以貴干將鏌耶者以其立斷也又曰果斷而行鬼神避之矧夫誕膺天命司牧黎獻裁萬樞而制百揆别九流而任衆職獨運陶甄之上下令流水

之源豈可以惑亂於衆多牽制於文義猶豫而不決雍容而無斷也乃有申大刑以聳羣聽折多言以建殊績達命以無畏任賢而不疑保侍臣之守節絶僭國以大義因機制變反權合道誠明申發威靈外布幽顯以之叶贊天地以之訢合志有所之事靡不濟傳曰一心定而萬物服是之謂歟

漢高祖初為漢王與項羽爭天下羽將丁公（名固即季布同母異父之弟也）逐窘高祖彭城西短兵接漢王急顧謂丁公曰兩

賢豈相戹哉兩賢髙祖自謂并謂固耳言吾與固俱是賢豈相戹困也故固感此言而止也丁公引兵而還及項王滅丁公謁見髙祖以丁公徇軍中徇行示也曰丁公為項王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也遂斬之曰使後為人臣無傚丁公也

武帝元光二年大行王恢建議擊匈奴六月御史大夫韓安國為護軍將軍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太僕公孫賀為輕車將軍大行王恢為將屯將軍大中大夫李息為材官將軍三十萬衆屯馬邑谷中誘致單于欲襲擊

之單于覺之引去漢兵追至塞度弗及王恢等皆罷兵帝怒恢不出擊單于輜重也恢曰始約為入馬邑城兵與單于接而臣擊其輜重可得利今單于不至而還臣以三萬人衆不敵祇取辱固知還而斬然完陛下士三萬人於是下恢廷尉廷尉謂恢逗撓當斬軍法行而逗留畏縮者要斬逗謂留止也撓屈弱也恢行千金丞相蚡蚡不敢言帝而言於太后曰王恢首為馬邑事今不成而誅恢是為匈奴報讐也帝朝太后太后以蚡言告帝帝曰首為馬邑事者恢

故發天下兵數十萬從其言如此且縱單于不可得恢所部擊猶頗可得以慰士大夫心（或當得其輜重衆人也）今不誅恢無以謝天下於是恢聞廼自殺

後漢光武既命隗囂為西川大將軍時關中將帥數上書言蜀可擊之狀帝以示囂因使討蜀以効其信囂乃遣長史上書盛言三輔單弱劉文伯在邊未宜謀蜀帝知囂欲持兩端不願天下統一於是稍黜其禮正君臣之義

建武中西域諸國皆遣使求内屬願請都護帝以天下初定未遑外事乃還其侍子

明帝善行禮法令分明日宴坐朝幽枉必達

魏太祖初為曹公既破袁紹公收紹書中得許下兩軍中人書皆焚之曰當紹之強孤猶不能自保而況衆人乎

文帝初為魏王蜀後主聞太祖薨遣掾韓冉奉書弔并致賻賵之禮帝惡其因喪求好勑荆州刺史斬冉絶使

命
晉武帝泰始中凉州為虜所沒河西斷絶帝曰誰能為我討此虜乎司馬督馬隆曰臣能平之臣請募勇士三千人無問所從來率之鼓行而西稟陛下威德醜虜何足滅哉帝許之乃以隆為威武太守公卿僉曰六軍既衆州郡兵多但當用之不宜橫設賞募以亂常典隆小將妄説不可從也帝弗納自隆之西音問斷絶朝廷憂之或謂已沒後隆使夜到帝撫掌歡笑詰朝名羣臣謂

曰若從諸卿言是無秦凉也又嘗欲以郭琦為佐著作郎問琦族人郭彰彰素嫉琦答云不識帝曰若如卿言烏丸家兒能事卿即堪為郎矣遂決意用之

元帝時華常為潁川太守羣賊方盛所在州郡相繼奔敗亦欲棄郡東度而從兄軼為帝所誅以此為疑先書與驃騎將軍王導導言於帝帝曰兄弟罪不相及況羣從乎即召常補光祿勳

後魏道武皇始二年八月丙寅朔帝征中山自魯口進

軍常山之九門時大疫人馬牛多死帝問疫於諸將對曰在者纔十四五是時中山猶拒守而饑疫並臻羣下咸思還北帝知其意因謂之曰斯固天命將若之何四海之人皆可與為國在吾所以撫之耳何恤乎無民羣臣乃不敢復言

九月慕容賀麟饑窮率三萬餘人出寇新市甲子晦帝進軍討之太史令晁崇奏曰不吉帝曰其義云何對曰昔紂以甲子亡兵家忌之帝曰紂以甲子亡周武不以

甲子勝乎崇無以對

孝文引見朝臣詔之曰卿等欲令魏朝齊美於殷周為令漢晉獨擅於上代咸陽王禧對曰陛下聖明御運實願邁迹前王帝曰若然將以何事致之為欲脩身改俗為仍染前事禧對曰宜應改舊以成日新之美帝曰為欲止在一身為欲傳之子孫禧對曰既上代靈長願欲傳之來葉帝曰若然必須改作卿等當各從之不可違也禧對曰上命下從如風靡草帝曰自上古以來及諸

經籍焉有不先正名而得行禮乎今欲斷諸北語一從正音年三十已上容或不可卒革三十已下見在朝廷之人語音不聽仍舊若有故為當降爵黜官各宜深戒如此漸習風化可新若仍舊俗恐數代之後伊雒之下復成被髮之人王公卿士咸以然不禧對曰實如聖旨宜應改易帝曰朕嘗與李冲論此冲言四方之士竟知是誰帝者言之即為正矣何必改舊從新冲之此言應合死罪乃謂冲曰卿實負社稷合令御史牽下冲免冠

陳謝

章武王彬爲汾州刺史時胡民去居等六百餘人保險謀反扇動徒類彬請兵二萬有司奏許之孝文大怒曰何有動兵馬理也可隨宜肅治若不能靜恬必須大衆者則先斬刺史然後發兵彬奉詔大懼督率州兵身先將士討胡平之李冲爲尚書僕射時孝文引見公卿於清徽堂孝文曰聖人大寶曰位與功是以功成作樂治定制禮今徙極中天創居嵩雒雖大搆未成要自條紀

畧舉但南有未賔之豎兼亮蠻寇逼朕夙夜悵惋良在於兹取南之計決矣朕行之謀必矣若依近代也則天子下帷深宫之内準上古也則有周武親行祚延七百魏晉不征旋踵而隕祚之脩短在德不在征今但以行期未知早晚知機其神乎朕既非神焉能知也而頃來陰陽卜術之士咸勸朕今征必尅此既家國大事宜共君臣各盡所見不得以朕先言便致依違退有異同冲對曰夫征戰之法先人之事然後卜筮今卜筮雖吉猶

恐人事未備今年秋稔百損常實又京師始遷衆業未定加之征戰以為未可宜至來秋孝文曰僕射之言非惟不合朕意之所慮乃有社稷之憂然咫尺寇戎無宜自安理須如此僕射言人事未從亦不必如此朕去十七年擁二十萬衆行不出畿甸此人事之盛而非天時往年乗機天時乃可而闕人事又致不捷若待人事備復非天時若之何如僕射之言便終無征理朕若秋行無尅捷三君子竝付司寇

宣武時元正與劉芳爭權量事怨死降為光祿大夫又兼宗正卿出為兖州刺史元正臨發帝引見於東堂勞勉之元正猶以尺度金石之事國之大經前雖為南臺所彈然猶許更議若議之日願聽臣蹔赴帝曰劉芳學高一時深明典故其所據者與先朝尺寸乃過一黍何得復云先朝之意也兖州既所執不經後議之日何待赴也

後周武帝建德六年正月平齊初帝將東伐諸將多不

願行帝曰機者事之徵不可失矣若有沮吾軍者朕當以軍法裁之

唐高祖武德二年二月偽凉李軌遣左丞鄧曉來朝發其書自稱從弟高祖怒曰李軌謂朕為兄此乃不臣之迹當遣偏師往問其罪因拘曉不遣是歲軌為部下所擒

太宗為秦王時有說高祖曰突厥頻寇關中者徒以府藏子女之在京師故也若焚燒長安而不都則胡寇自止高祖惑之遣中書侍郎宇文士及踰南山以至樊鄧行可居

之地將徙都焉隱太子巢剌王及裴寂竝贊成此計太宗諫曰獫狁孔熾作患中華自古有之非獨今也周漢竝罹其難未聞遷徙都邑今陛下聖明統一天下思皇多士帶甲百萬霍去病漢廷之將帥耳猶且志滅匈奴臣忝備藩維尚使胡塵不息遂令陛下議欲遷都此臣之責也幸乞聽臣一申微効取彼頡利以謝中州三數年間必係單于之頸何有遽遷都邑快强鄰一旦之情貽後人萬代之耻高祖大笑曰吾家千里駒信不虛也於

是遂止

貞觀十七年四月太子承乾及魏王泰既廢黜太宗謂侍臣曰自今以後太子不道藩王窺伺者悉兩棄之傳諸子孫以為永制初太子承乾聞之益懼逆謀遄甚及承乾敗太宗讓之承乾曰臣貴為太子更何所求但為泰所圖時與朝臣謀自安之計不逞之人教臣為不軌之事今若以泰為太子是落其度内太宗因謂侍臣曰我若立泰便是儲宮之位可經求而得也泰立承乾晉

王皆不存王欽若等言晉王謂高宗也史官諱其名晉王立泰與承乾可無恙也乃下詔貶泰為順陽郡王府寮為泰親狎者竝左遷嶺表

代宗大歷中宰相元載持權歲久寵賂日彰朝綱爵賞無不大壞帝思得正人為己腹心漸移載權以肅朝政繇是徵浙西觀察使李栖筠與河南尹張延賞赴闕延賞以地近先至除御史大夫適會前成都府司録李少良與殿中御史陸珽等容上封事論載得失帝付臺問

狀延賞疑懼不敢鞫遂託疾以避其事帝内不能平猶惜人望出延延賞爲淮南節度比栖筠至即日内制授御史大夫時宰臣不知帝用栖筠及白麻出日内外震肅栖筠亦正身守道無所顧憚以酧任遇之恩四五年間載充位而已

德宗即位初劉文喜擅原州有勁兵二萬人閉城拒守時方炎旱羣情騷動百官上表請赦文喜者衆矣帝皆不省文喜又使亞將劉海濵入奏於朝海濵容啟曰臣

是陛下藩邸部曲豈從人逆乎必梟其首以獻今文喜所圖者節制而已願陛下與之文喜得所欲必怠臣計有所施矣帝曰名器不可以假人爾忠佇効我節不可得使海濵歸告而擊之如初遂殺文喜傳首闕下

建中元年九月將作監言請脩內廊是歲孟冬爲魁罡不利脩作太史請卜佗時帝曰啟塞從時詭妄之書勿徵乃命脩之

憲宗元和十年御史中丞裴度獻議請討淮西吳元濟

是時王承宗居鎮李師道據鄆外順朝旨内實違命陰助元濟以為輔車潛募死士候度趨朝姦發於通化坊之東街及導從奔散獨有傔者王義堅以拒之盜持刃斷義臂度雖被傷因得不死其日宰相武元衡遇害皆以議討元濟者故時論或欲罷度之官以安二鎮憲宗赫怒以為罷度之官是姦計無遺朝綱不振因拜度中書侍郎平章事度亦以平賊報國為已任

十一月辛卯詔釋忠武軍大將田頴宋朝隱之罪初韓

弘諸軍使齊力攻討賊嘗徑攻烏重胤之壘烏禦之中數搶馳請救於李光顔光顔以小邀橋賊之保也乘其無備使田頴宋朝隱襲而取之遂平其城塹鎡是不克救烏及韓弘以光顔違命取頴及朝隱將戮之頴及朝隱勇而材軍中皆惋惜之光顔畏弘不敢留會中使景忠信至知其情乃矯詔令所在械繫之走馬入見具以本末聞帝赦忠信矯詔罪即往釋頴及朝隱弘及光顔迭以表論帝謂弘使曰頴等違都統令當處死但光顔

以其襲賊有功亦可宥之軍有三令五申宜捨此以收來効及以詔諭弘弘不悅

十一年正月方討吳元濟并王承宗翰林學士中書舍人錢徽駕部郎中知制誥蕭俛竝以罷兵為請時帝業於肆討故出徽俛職以懲言罷兵者

六月高霞寓敗于鐵城是日宰相入對相謂曰帝必有問未知所以對如何或言其不可復用兵狀及對帝曰不然夫一勝一負兵家常勢若帝王用兵即不合敗自

古何難以用兵累勝不應留此克賊今但論此兵合用與否及朝廷制置當否耳卿等唯須要害處置將帥有不可者去之勿疑兵力物力有不足者速與應接何得以一將失利便沮成計於是裴度之請必行言罷兵者亦稍稍止

穆宗即位初幽州盧龍軍節度使劉總頻獻表章請分割當管土地及進征馬以明忠懇朝廷自宰臣公卿以下皆疑其詐帝獨推誠納之

後唐莊宗以哀帝天祐三年正月嗣晉王位於太原四月名潞州行營將周德威歸晉陽時梁軍圍上黨梁祖自將兵至澤州既見班師知其國禍以為潞州必取援軍無復再舉遂停斥候梁祖亦自澤州歸雒帝知其不備籌之曰賊師寢謀唯憚先帝今聞我新有家禍必謂不能興師又以我少年嗣位未習戎事幸聞變故必有驕怠之心若簡練兵甲倍道兼行出其不意以吾憤激之衆擊彼驕惰之師拉朽摧枯未方其易解圍定霸在

此一役遂率親軍直抵夾城梁軍大恐南向奔走投戈委甲噎塞行路停斬萬級梁祖聞其敗也大懼既而歎曰生子當如是李氏不亡矣吾家諸子豚犬爾

天祐七年十一月梁祖遣供奉官杜廷隱丁延徽監魏將夏諲兵三千分入深冀言懼幽州侵軼就糧守禦為名既而皆殺郡兵鎮州王容遣使楊審謀乞師于帝帝集軍吏議出師之謀或曰鎮人首鼠偽梁推崇僭竊稱藩納賂重以婚姻今又未見釁端必無離貳賊將前圖

深冀趙人殊不枝梧量彼事情恐苞姦計兵者機事不可輕行但且按甲治兵徐觀勝負實知其病則與之師帝曰不然趙王比無經遠之謀繕甲治兵幸保一隅之地擾之則離叛姑息則稱藩逆溫雖及於前朝王氏不殊於曩昔當本朝永平之日猶或叛或臣逆溫雖納女和親未及壽安公主既懼逆溫窺盜則思反仄偷安況劉守光坐握勝兵逼於東境我又養兵練卒壓彼西隣南拒逆溫僅餘千里我與守光合勢王公不得不憂昨

告我乞盟必如此筭逆溫知吾和好人情固有猜嫌詭計發兵懼我合鬬我若遲迴不救則落彼奸謀既違要約之言又失輔車之勢勝負之理斷自予懷師出井陘破賊必矣乃遣周德威將兵赴援屯於趙州梁祖旣令杜廷隱等襲深冀以寧國軍節度使王景仁為北面行營都招討使韓勍為副相州刺史李思安為前鋒會軍於魏州時汴之知數者仇殷謂梁祖曰是日太陰虧不利出師因命退軍

同光元年九月壬寅朔在朝城梁將段凝兵至臨河以南與騎兵接戰是時澤潞叛渙衛州黎陽為梁所據自棄德勝澶州以西相州以南寇鈔日至編戶流亡稅額漸少計其軍賦不支半年又王都盧文進誘扇契丹每過瀛涿恐草枯氷合深入侵攻又聞汴人將圖大舉帝深憂之名詔諸將吏謀其大舉或對曰今汴人躁動但緣我襲取鄆州自我得汶陽以來須大將固守城門之外元是賊疆以臣料之得不如喪今若馳檄告諭梁主

却取衛州黎陽以易鄆州指河為界約且休兵待我國力稍集則議改圖帝曰嘻行此謀則吾無埊地矣詔問郭崇韜對曰臣不知書不敢遠徵古昔可以時事言之且陛下十五年仗義興兵為雪家仇國恥甲冑生蟣蝨黎人困輓輸今既篡大號河朔士庶日望平定中原纔得汶陽彈丸之地而不能有何盡有中原乎將來歲賦不充物議怨讟設若劃河為界誰為陛下守之自康延孝言事後來晝夜籌度料我兵力筭賊事機不出今年

雌雄決矣且汴人決河自滑至鄆非舟楫不能濟渡近自賊中來皆言汴州無備悉以河南精兵在段凝麾下王彦章師衆萬餘時寇鄆郊後既以大軍臨我南鄙復又憑恃決河牽制我軍謂我不能南渡志在收復鄆州外以彦章之兵朝夕侵寇内冀奸人撓動幸有變生此汴人之深謀也段凝雖有精兵素無將略緩急機權未能獨斷臣有末策雖為狂妄敢不盡言唯陛下圖之臣謂段凝保守河壖茍欲持我但留兵守禦保固楊劉陛

下親御六軍與鄆州合勢長驅倍道直向汴州汴既無兵望風自潰若既偽豎授首賊將自然倒戈半月之間天下大定臣終始畫度成敗已決且今秋不稔兵糧纔支數月糧盡兵散坐見不堪決計則成敗未知端坐則今年不濟力屈勢窮税駕無所臣聞作舍道邊三年不成采浮言故也帝王應運必有天命成敗天也唯在陛下獨斷發言盈庭而孰是臧否帝曰正合朕意大丈夫得則為王失則為虜行計決矣詔問司天皆曰陛下但

棄鄆州且守河朔天文歲時不利深入必無成功郭崇韜奏古之命將鑿㐫門出軍示其果敢况一人親征成筭已定區區常談無足據也是月梁將王彥章率衆至汶河明宗遣騎軍偵視至遞坊鎮兵來挑戰王師以精騎擊之渡汶水大敗之生擒梁將任釗田章等三百人俘斬二百級彥章引衆保中都明宗飛驛告捷帝置酒大悅且曰鄆州之捷實壯我謀繇是决行渡河之策遂平梁氏

明宗初入雒所司議即位儀注霍彦威孔循等言唐之運歷已衰不如自創新號因請改國號不從土德帝問藩邸侍臣左右奏曰先帝以錫姓宗屬爲唐雪冤以繼唐祚今梁朝舊人不願殿下稱唐請更名號曰予年十三事獻祖以予宗屬愛幸不異所生事武皇三十年排難解紛櫛風沐雨冒血刄戰體無完膚何艱險之不歷武皇功業即予功業也先帝天下即予之天下也兄亡弟紹於義何嫌且同宗異號出何典禮歷之衰隆吾自

當之衆之務言吾無取也時羣臣集議依違不定唯吏部尚書李琪議曰殿下宗室勲賢立大功於三世一朝雨泣赴難安定宗社撫事因心不失舊物若別新統制則先朝便是路人煢煢梓宫何所歸往不惟殿下感舊君之義羣臣何安請以本朝言之則睿宗文宗武宗皆以兄弟出繼即位柩前如儲后之儀可也於是羣議始定

天成中車駕在汴樞密使安重誨延諸藩侯議平吳之

舉霍彦威擁其利害事未能决翌日聞偽吳昇府節度使徐溫卒議在必行帝謂侍臣曰四海之内唯淮南未賔正朔乘彼紛紜適宜吊伐朕豈貪土疆耶姑務徳訓兵後圖未晚又供奉官丁延徽盗倉糧禁繫經年延徽性纖巧權貴多庇護比望至應聖節則釋放乃至節前中要取聖㫖放繫囚明宗曰除盗倉糧官典外餘可疎放侍衛指揮使張從賔言事帝多容之因奏佗事從賔言及延徽情非盗衆意本賠填帝曰食我厚禄偷我倉

儲期於決死蘇秦說予不得非但卿言衆於是不敢言

翼日帝御中興殿謂近臣曰丁延徽禁繫經年竊盜倉

儲何須擁護不然則合原則原淹滞如此復何計較耶

既知擁護不及乃據法守具獄斷決

華温琪初事莊宗為秦州節度使明宗即位因入廟顧

留闕下明宗嘉而許之除左驍騎上將軍歲餘明宗謂

樞密使安重誨曰温琪舊人宜選一重鎮處之重誨奏

以天下無闕佗日又言之重誨素強愎對曰臣累奏未

有闕處可替者惟樞密使而已明宗曰可重誨不能答

温琪聞其事懼近臣所怒與重誨俱各稱疾繇是數月

不出竟拜華州節度

周世宗顯德元年正月即位二月丁卯河東賊將張揮

率前鋒自團栢谷入寇營於梁侯驛攻刼堡柵殺掠焚

燒所至潞盡潞州李筠遣護軍穆令均率步騎千人拒

之時帝議親征詢于執事者中書令馮道等奏曰劉崇

自平陽奔遁之後勢弱氣奪未有復振之理竊慮聲言

自來誘語於我兼以陛下纂嗣之初先帝山陵有日人心揺動不宜輕舉命將禦寇深以為便帝曰劉崇幸我大喪聞我新立自謂良便必發狂謀誑惑人心勾誘北虜謂天下可取謂神器可圖此際必來故無疑爾時馮道以帝鋭意于親征恐非萬全之策因固諫之帝曰昔唐太宗創業天下草寇靡不親征朕亦何憚焉道曰陛下亦不可效太宗帝又曰劉崇烏合之衆首遇王師必如山壓卵爾道對曰山壓卵固不敵不知陛下終作得

山定否帝不悅而罷三月癸未帝降御札親征壬辰次澤州甲午戰于高平大將樊愛能何徽等失律帝自率親騎臨陣督戰諸將分兵追襲勢若風雨僵尸棄甲塡滿山谷己亥宴從官於潞州之衙署是日誅樊愛能何徽及諸將軍校監押使臣等共七十餘人以高平地見賊奔遁故也又斬開封府馬步軍都指揮使郭令岊以臨陣遷延不應指使也愛能暨徽皆自戎伍而為列校漢末太祖自鄴入平內難各率部兵以從及太祖踐祚

累加擢用尋以愛能為侍衛馬軍都校徽為侍衛步軍都校皆遥領節制其寵遇委用非不至也而姦猾為性臨事顧望至是與劉崇對軍愛能望賊而遁徽所部兵未及成列為蹂踐而散既伏誅中外無不盛稱帝之英斷自是驕將惰卒股慄而知懼矣

顯德二年正月帝謂宰相等曰朕昨昇府州為節鎮就拜折德扆為帥而夏州李彛興以土壤相接惡其與已竝為藩鎮乃取扼塞道路阻絶使臣卿等以為如何宰

臣奏曰夏州地起邊徼朝廷向來常與優借府州甚為
褊小近建節旄得之何利失之無害且宜撫諭彝興庶
合大體上曰折德扆三數年來竭盡心力禦捍劉崇如
何一旦棄之度外且夏州雖産羊馬博易資貨悉在中
土儻與阻絶何能為之乃命供奉官齊藏珍齎詔書責
其悖慢諭以安危彞興果恐懼俯伏聽命焉
十一月帝謂侍臣曰近以開廣京城存歿皆有起動若
聽汎言卒行未得沸騰之語朕自當之久遠即當利於

人矣
五年三月親征淮南闗東泝州有賊舡數百隻乃命殿前都虞候慕容延釗及右神武統軍宋延渥帥師以討之將行令延釗帥驍騎登陸而往延渥督舟師沿江而下時議者云徑趣江路恐非良策若取裏河而往保無憂矣唯帝獨斷不移未幾延釗上言大破賊軍於東泝州

明察

夫王者鍾五行之秀膺三靈之眷奄有四海為天下君仰之如日無幽而不燭畏之如神雖微而必察繇是下情靡不上通讒說無以自進含忠履潔之士得以効其所能匪躬盡瘁之臣得以保乎終吉自西漢而下蓋有體資明智内懐聰睿邇言必究其所自至精寘合於惟幾使奸邪無所云為勲勞護於全度刑賞不濫而政化以清垂之策書斯為美矣

虞舜明四目達四聰廣視聽於四方使天下無壅塞

漢昭帝元鳳元年九月鄂邑長公主燕王旦與左將軍上官桀桀子驃騎將軍安御史大夫桑弘羊皆謀反伏誅初桀安父子與大將軍光爭權欲害之詐使人為燕王旦上書言光罪時帝年十四覺其詐後有譖光者帝輒怒曰大將軍國家忠臣先帝所屬敢有譖毀者坐之光繇是得盡忠

後漢明帝日宴坐朝幽枉必達內外無倖曲之私

魏太祖知人善察難眩以偽建安末以毛玠為東曹掾

典選舉大軍還鄴議所并省玠請謁不行時人憚之咸欲省東曹乃共白曰舊西曹為次宜省東曹太祖知其情令曰日出於東月盛於東凡人言方亦復先東何以省東曹遂省西曹

衞臻為漢黄門侍郎東郡朱越謀反引臻太祖令曰孤與卿君同共舉事加欽令問始聞越言固自不信及得荀令君書具亮忠誠

晉元帝時王敦為荆州牧會湘州刺史甘卓遷梁州敦

欲以從事中郎陳頒代卓帝不從更以譙王承鎮湘州敦復上表陳古今忠臣見疑於君而蒼蠅之人交搆其間欲以感動天子帝愈忌憚之

成帝少而聰敏有成人之量南頓王宗之誅也帝不知之及蘇峻平問庾亮曰當日白頭公何在亮對以謀反伏誅帝泣謂亮曰舅言人作賊便殺之人言舅作賊復若何亮懼變色

後魏太武帝雅長聽察瞬息之間下人無以措其姦

獻文帝勤於治功百僚內外莫不震肅及傳位孝文猶躬
覽萬幾政刑嚴明顯拔清節沙汰貪鄙牧守之廉潔往
往聞焉
唐高祖初軍國多務奏請填委臨朝處分剖決如流每
發其姦伏皆出人之意表
太宗貞觀中代州都督劉蘭謀反要斬黨與六人皆伏
誅蘭既斬右武侯將軍丘行恭探其心肝而食之太宗
聞而歎之曰刑典自有常科何至如此必若食逆心肝

者而為忠孝則劉蘭之心為太子諸王所食豈至卿乎

行恭慙而拜謝

高宗永徽二年詔弓月道副總管高德逸市馬而德逸自取駿者大理卿李道裕奏曰此馬異常請實中廐高宗曰道裕法官職在決斷進馬之事非其所司請以馬送北門妄希我意深乖法官之體豈朕行事不為羣下所知耶朕今自咎未能即黜道裕

玄宗開元二十五年以太子瑛得罪名左相李林甫議

立副君時武惠妃承寵林甫希旨因以惠妃子壽王瑁對玄宗不可竟册立肅宗林甫懸是恐不利已乃起妃族韋堅柳勣之獄數危於肅宗肅宗推誠守道卒不自明玄宗亦聖慮獨斷意無所忌

代宗大歷八年閏十一月右僕射裴遵慶之姪孫倩檛登聞鼓告遵慶謀反帝曰此必大謬乃下有司鞫倩果風狂誣罔伏罪杖倩四十配流漳州百姓

德宗貞元中左司郎中盧徵驟遷給事中戶部侍郎賓

參深遇之參爲相倚以自代會同州刺史缺參請以尚書左丞趙憬補之特詔用徵以間參腹心也

憲宗元和十二年九月己亥貶京兆尹竇易直爲荆州刺史初萬年捕賊尉韓晤以姦贓發易直使法曹掾韋正收鞫之得贓三十萬帝意其未盡令復鞫之果得贓三百萬故罪正收而貶易直韓晤除名配流昭州

文宗開成元年十月癸丑御紫宸殿宰臣李固言奏御史臺推金部員外郎判度支案韓益贓狀李石奏曰臣

以其頗會錢穀是以録用不謂如此貪猥帝曰宰相但知人即用有過即懲李石所用人且不掩藏罪過可謂至公從來宰相用人即有過犯又不欲令有司舉察此大病也但知者舉之舉不失職從而奬之自然易得其人何必隱惡

武宗御殿受冊是月九日雨至十四日轉甚乃改用二十三日時有纎人告中尉仇士良言宰相作赦書欲減削禁軍衣糧馬草料士良怒曰必有如此軍人須至樓

前作閙宰相李德裕等知之請開延英訊其事帝曰姦人之詞也名兩軍中尉諭之曰赦書出自朕意不繇宰相况未施行公等安得此言士良惶恐謝之是日晴霽

後唐明宗天成三年八月宰臣王建立請患假累日不朝帝謂侍臣曰建立欲退三司又令稱病人有託疾得疾者不宜如此

長興元年四月十八日收復河中斬楊彦温傳首來獻初彦温莊宗朝累遷裨將天成初末帝出鎮河中奏為

衙將善遇之至是彦温詠安重誨意乘末帝閱馬於黄龍莊據州城謀叛末帝尋遣人詰之曰吾善待汝何若為叛彦温報曰某非敢負恩縁奉樞密院宣頭令某拒命請相公但歸朝廷蒲民感末帝恵養之恩揭竿持梃敵彦温之徒者甚衆竟以堅甲利兵不勝而退數日詔末帝歸朝帝疑其詐不欲興兵授彦温絳州刺史安重誨堅請出師即命西京留守索自通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樂彦稠等率兵攻之五日而敗自閉門及敗凡十三

日初彦稠出師帝戒之曰與朕生致彦温吾將自訊及
收城斬首傳送帝怒彦稠等時議者以當時四海帖然
五兵載戢蒲非邊郡近在國門而彦温安敢狂悖皆以
為安重誨方弄權柄從榮等諸王敬事不暇獨忌末帝
威名夙著巳素在其下每於帝前屢言其短帝既鍾慈
愛不聽重誨巧作規圖冀能傾陷也彦温既誅末帝在
清化宅重誨為馮道等曰蒲帥失守責帥之義法當如
何公等安得緘言重誨諷道等論列欲致末帝於有過

之地翼曰起居馮道奏合行朝典帝不說謂宰臣曰吾兒為奸黨所傾未明皂白公等發此言是不欲留在人間也趙鳳堅奏春秋責帥之義所以激勵藩守帝曰皆非公等意也二人惶悚而退居數日帝於中興殿見宰臣趙鳳承重誨意又再論列帝問侍臣他事無所言翼日重誨復自論列帝曰卿欲如何制置吾便隨汝重誨曰於陛下父子之間臣不合苦言一稟聖旨帝曰從他私第閑坐何煩奏也乃止

二年三月丙寅制末帝授光禄大夫檢校太傅左衛大將軍兼御史大夫上柱國仍封隴西郡開國公食邑一千戸賜推忠佐運功臣時安重誨出鎮河中帝遣中使召見末帝泣而諭曰如重誨意爾安得更見子頼我心自正繇是宣制行此宫衛之命

三年正月武徳使奏内宿殿直張繼榮等三人俱失銀帶帝曰内庭豈有盜耶莫是失物人妄訴否宣徽使朱弘昭承旨鞫問果如帝言遂以其罪罪之

劉鼎爲吏部員外郎判吏部南曹與司封郎中曹琛同注擬三銓選人崔銳卜延嗣而下違格楊光嗣年貌不同文書踰濫令史趙廣李仁遇王瓌等伏罪中書門下帖本司官員各取狀崔居儉等注擬依格超折准勑及堂判不違理例盧文紀執奏本司各以伏過官員有失各望罰兩月俸狀入樞密直學士呂琦讀奏帝問居儉等過失琦對曰勑命許超折此不言資數當判又更促之銓司何罪大抵盧文紀與居儉情不相恊掎摭瑕纇

欲其有玷帝曰公理何在是日詔曰居儉等既准敕文

徼失不足為累竝放

晉高祖初為太原尹明而難犯帝素好施施物必精嘗

以百縑贈客謂所賫牙吏曰吾本救人爾勿受遺因容

使步徤躡而偵之果棄束素以還帝怒笞背遣焉左右

畏之有如神明

天福四年六月陳郡民王武穿地得黄金數餅州取而

貢之帝曰宿藏之物既非符寳不合入官遂名所獲之

家至闕給而遣之

五年八月李崧因帝顧問遂言諸州倉糧皆於帳計之外所剩頗多帝曰多納害民罪同枉法其倉督等特貸其命各宜懲斷

周世宗顯德元年十二月帝謂侍臣曰朕昔居邸第嘗聞州郡林落之間有不務營生以狡蠹自負虛搆辭訟恐動人民者鄉閭相畏不與之爭官吏避事不懲其咎得志斯久為害亦深朕切不喜之宜委諸處錄事參軍

縣令等案具申奏即與除去令佐之官最親吾民也事之損益爭不細知此後直許條奏有允當者必奬用之二年正月帝謂侍臣曰近觀三司累奏以漕運綱官拌和官物處極刑者數人朕聞轉漕之物向未例給斗耗自晉漢以來不與支破且倉廩所納常賦皆是新物尚破省耗況水路所般豈無耗折忍令犯者嘶寃處死起今後每石與耗一斗尚有所犯人必卄心六月親錄囚於内苑先是汝州顏橋鎮百姓馬遇詣闕上訴以其父

温與其弟福超具為本鎮鎮將史彦鐸所誣寃死於獄中及令所司按鞫終不能辨之帝遂名入内園親自録問果得其事實以馮氏無辜寃死賜其家粟麥各一十石絹三十疋議者咸以為神是時諸侯聞者無不躬親於獄訟焉

冊府元龜卷五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冊府元龜卷五十八至六十一

詳校官中書臣瞿　照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鮑之鍾

校對官中書臣徐步雲

謄録監生臣雷永清

謄録監生臣李文杞

欽定四庫全書

册府元龜卷五十八

宋 王欽若等 撰

帝王部

勤政 守法 致治

勤政

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傳曰人道敏政况乎宇宙之大民物之衆内撫諸夏外安百蠻體元以立制建侯以共治禮樂征伐於是乎在三皇以前風俗簡朴雖

曰無為無不為也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故自親事處乎法宮之中明堂之上朝以聽政晝以訪問暮以條令故虞書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夏禹則曰予思日孜孜商書則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周書梓材曰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無逸曰文王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乃至未明求衣齋居決事親臨庶獄延見大臣議論講貫或至夜分斯則聖人之用心也始乎勞終乎逸若雲行雨施春生秋歛而歲功成矣

殷中宗太戊嚴恭寅畏天命自度用法度也治民祇懼不敢荒寧知民之勞苦不敢荒廢自安也故享國七十五年

高宗武丁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於小大無怨故享國五十五年

周文王日中昃不暇食享國五十年

宣王將朝諸侯以夜未央之時問夜早晩故庭燎之詩美其能自勤以政事

漢宣帝地節二年五月始親政事令羣臣得奏封事以

知下情五日一聽事自丞相以下各奉職奏事以傳奏其言考試功能

三年十二月初置廷尉平季秋後請讞時嘗幸宣室齋居而決事獄刑號為平矣

後漢光武每旦視朝日昃乃罷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夜分乃寐皇太子見帝勤勞不怠承間諫曰陛下有禹湯之明失黄老養性之福願頤愛精神優游自寧帝曰我自樂此不為疲也又以手迹賜方國者皆一札十

行細書成文說文曰札牒也勤儉之風行於上下數引公卿郎將列于禁坐禁坐列御坐也廣求民瘼觀納風謡故能内外匪懈百姓寛息自臨宰邦邑者兢能其官

順帝永建元年九月初令三公尚書入奏事

魏文帝黄初五年五月有司以公卿朝朔望日因奏疑事聽斷大政論辨得失是年帝南廵觀兵於吳留司馬宣王鎮許昌録尚書事宣王固辭帝曰吾於庶事以夜繼晝無須臾寧息此非以為榮乃分憂耳

明帝含垢藏疾容受直言聽受吏民士庶上書一月之中至數十百封雖文辭鄙陋猶覽省究竟無厭怠

明帝太和三年改平望觀曰聽訟觀帝嘗言獄者天下之性命也每斷大獄常幸觀

晉武帝泰始四年帝臨聽訟觀錄廷尉雒陽獄囚親平決焉

元帝太興元年新作聽訟觀

四年四月辛亥帝親覽庶獄

明帝太寧三年四月詔曰大事初定其命維新其令太宰司徒以下詣都坐參議政道諸所因革務盡事中

成帝咸康六年初依中興故事朔望聽政於東堂

後魏孝文太和十五年五月己亥議改律令於東明觀親折疑獄七月乙酉車駕廵省京邑聽訟而還

十六年二月幸北部曹歷觀諸省廵省京邑聽理寃訟五月詔羣臣於皇信堂更定律條流徒限制帝親臨決之

十七年五月帝臨朝堂引見公卿以下決疑政録囚徒

二十年二月辛丑帝幸華林園聽訟於都亭

八月壬辰朔幸華林園親録囚徒咸降本罪二等決遣之帝聽覽政事莫不從善如流哀矜百姓嘗思所以濟益天地五郊宗廟二分之禮常必躬親不以寒暑爲倦尚書奏案多自尋省百官大小無不留心務於周洽嘗臨朝堂謂太子太傅穆亮曰三代之禮日出視朝自漢魏以降禮儀漸殺晉令有朔望集公卿於廟堂而論政事亦無天子親臨之文今因卿等日中之集中前則卿

等自論政事中後與卿等共議可否遂命讀奏案帝親自決之

宣帝正始元年八月詔雒陽令有大事聽面敷奏

永平元年六月詔曰慎獄重刑著於往誥朕御茲寶歷明鑒未遠斷決煩疑寔有攸愧可依雒陽舊圖修聽訟觀農隙起功及冬令就當與王公卿士親臨録問

延昌二年正月帝御申訟車親理寃訟

六月帝御申訟車親理寃訟

三年四月帝御中訟車親理寃訟

孝明熈平二年九月詔曰察訟理寃實為政首躬親聽覽民信所繇比日諒闇之中治綱未振獄犴繁廣嗟訴驟聞雖曰司存每多誣𡨋曾是寡德實深矜慨自今月望當蹔出城闉親納滯枉主者可宣諸近遠咸使聞知

孝昌二年二月甲申帝皇太后臨大夏門親覽寃訟

孝莊建義元年五月詔曰自孝昌之季法令昏泯懷忠守素𡨋隔莫申深怨宿憾控告靡所其有事在通途横

被疑異名例無奭枉見排抑或選舉不平或賦役煩苛諸如此者不可具記其有訴人經公車注不合者悉集華林東門朕當親理寃獄以申積滯
出帝太昌元年六月癸亥朔帝於華林園納訟已卯帝臨顯陽殿納訟
永熙三年五月庚子又幸華林都亭納訟
西魏文帝大統五年秋七月詔自今常以朔望親閱京師見囚徒

後周明帝武成元年五月己亥聽訟於正武殿

武宗保定三年四月帝御正武殿親録囚徒

建德元年十二月己丑帝御正武殿親録囚徒至夜而罷

二年十二月戊午聽訟於正武殿自旦至夜繼之以燭

六年五月辛亥御正武殿録囚徒

隋高祖初即位乘輿四出路逢上表省者則駐馬親自臨問或潛遣行人採聽風俗吏治得失民間疾苦無不

留意

開皇二年十二月丁亥親録囚徒

四年九月乙巳親録囚徒

十年七月庚戌親録囚徒

十二年八月戊戌親録囚徒

十七年三月辛酉親録囚徒

十八年十一月甲戌親録囚徒

唐髙祖武德元年六月謂侍臣曰每有章奏朕所親覽

其詣闕者並即引見不得輙相止抑致有幽枉

九月己巳親録囚徒

二年閏二月親録囚徒多所原放

三年八月親省囚徒多所寛宥

八年二月癸未親録囚徒多所原放

太宗以武德九年八月甲午即位十二月癸未謂司空裴寂曰比有上書奏事條數甚多朕總粘之屋壁出入觀省所以孜孜不倦者欲盡臣下之情每一思治或二

更方寢亦望公輩用心不倦以副朕之心也

貞觀二年五月癸丑謂侍臣曰書不云乎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故樹君以治之然而不能獨治必藉良佐以相輔弼朕今臨御天下子養生民思弘君道以安百姓卿等豈不見隋主為君不恤民事君臣失道民叛國亡公卿貴臣暴骸原野毒流百姓禍及其身朕每念及於斯未嘗不忘寢輟食所以師古作法不敢任情欲共卿等不為逆豫唯務治民須君臣相體善惡必陳聞公卿

以下皆難於言朕豈開延之道有所不盡乎勑中書令侍中於朝堂受詞訟衆庶以上有陳事者悉令封上帝皆親覽焉

二年八月甲戌幸朝堂親覽寃屈

三年十二月辛酉親録囚徒多所原放

十年十二月親録囚徒

十五年四月親録雒州河南雒陽二縣及行從諸司囚徒

十一月庚子録在京囚徒多所原宥

十六年七月謂侍臣曰朕數詔公等欲聞從愆闕庶幾善道以匡不逮耳今嘗達夜不寢思為政術非唯憂勤百姓亦欲貽法後昆司空長孫無忌奏聞古來撥亂之主載籍所存天造草昧之辰爰始經綸之日何嘗不思聞帝道祇奉王度及即位之後漸染驕盈詩云鮮克有終此非虛説陛下君臨四海將二十載視朝以後每留羣臣陛下為觧威嚴貸以顔色唯欲其論國家善惡用康

政化哀愍黎元聖情轉切此豈臣等獨蒙恩澤四海蒼
生誰不幸甚

十七年二月巳亥帝親慮囚徒非傷化害物者多所降
宥帝以天下太平勵精風化每旦召見三品以上賜食
御前初發德音必先政道獎誘臣下令各有所陳羣臣
雖無可進說帝必深叙戒懼

七年辛丑謂公卿曰朕聞隋煬帝對羣臣未甞言及政
道朕實以政事切心若見卿等不覺自然發言司徒長

孫無忌曰臣聞欲知國之存亡先觀其爲政此隋所以
喪陛下所以興也
八月帝見諸方使人先問其田苗善惡百姓疾苦奏稱
百姓更無疾患而今玆有年因謂羣臣曰自去秋不雨
涉玆春夏積旱三時野無青草中心怵惕無秋稼之望
迄於夏季方降甘雨今此年豐上天所賜雖祥瑞之美
無以加焉
十八年二月丙辰帝謂侍臣曰天下靜亂必在於君化

以成俗亦繇其主朕少小軍旅於學業恨不能該覽經史撮其善事為百姓行之

二十一年正月詔以無識之徒自蹈刑憲者宜順陽和時申恩惠諸司見禁囚並宜將過詳其輕重自此以後每視朝録禁囚二百人帝親自案問降死至流流入徒徒入杖杖者並放

二十二年閏十一月癸巳親録囚徒多所原遣

高宗永徽元年正月召朝集使謂之曰朕初登大位固

以黎庶為心事有不便於萬姓者各宜面奏有不盡者亦任封進自是每日引刺史十人入閤問以百姓疾苦及其政理

顯慶四年十月壬辰親慮在京囚徒多所降免

龍朔三年二月庚戌勑京城見禁囚每日將二十人過帝自慮之多所原免慮不盡者仍令皇太子於百福殿慮之

咸亨二年六月癸巳以時旱親慮囚徒多所原宥仍令

沛王賢慮諸司囚周王顯慮雍州及兩縣囚

中宗景龍二年六月壬寅親慮囚徒多所原宥

玄宗開元五年七月引畿縣令見於别殿帝謂之曰諸

縣令等朕聞春夏以來苗稼甚好近日稍多雨水深慮

漂浸田疇只如鞏縣密縣汜水等既山水暴下衝突廬

舍至於百姓溺者數人言念於兹不忘鑒寐雖已遣御

史檢校安存䘏是親人之官若為優恤亦知今歲蝗不

為災避境有徵深嘉稱職未知在外疾病多少差科賦

欽得均平否

十一年諸州朝集使來見帝謂之曰卿等遠來竝平安好今歳收穫何如去年百姓之間有何疾疢鰥寡惸獨及行人之家若為優恤使得存濟卿等初到且歸休息數日之後與有司計事以聞

二十五年十一月諸州朝集使見勑曰朕比擇長吏𤎚分命使臣所與安人佇彼成績未知去歳之後至今秋以來郡縣之間如何致理招攜復業何為處置頃聞諸

道路遠近稍熟百姓貯積多少卿等親人之職庶事合知宜以實言用慰虛佇

天寶十四載六月壬辰帝親慮囚徒

肅宗至德二年正月庚申臨軒引侍臣議時政得失

代宗廣德元年九月壬午御延英殿會宰臣等議政事自辰至午乃罷丙戌御延英殿會宰臣等議政事自辰至巳乃罷

大歷三年十月庚辰代宗御延英殿引萬年長安兩縣

令及諸畿縣令見

十年五月乙卯帝視朝以班列人少謂宰臣曰朕每日聽政未甞不晨興公卿大夫豈忘恭恪宰臣等再拜引過陳謝退而告示朝臣聞之者莫不怵惕

德宗貞元元年十二月以蝗螟之後流庸未復詔延英視事日令常參官七人引對訪以時政得失自是頗有忤訐不適事理者悉優容而遣之

三年四月庚申詔曰蕃寇雖退疆理猶虞安邉之策必

有良筭各委嘗叅官具所見封進每坐日三四人陳奏利害

四年六月召京兆府諸縣令對於延英殿訪人疾苦誨之各賜衣一襲

甲申中書門下奏大理卿于頎太常卿董晉兵部侍郎李紓京兆尹李佐吏部員外郎李渭曾任刺史司農卿薛珏太府少卿韋華大理少卿李速户部郎中盧紹倉工部郎中龎晉曽任縣令及長安令竇申萬年令李融

竝有理行於是令頎等與刺史言於左丞廳珏等言於右丞廳言畢各條奏

六年七月召京兆府諸縣令對延英殿問人疾苦各賜衣一襲

七年十月司農卿李模免官初司農當供三宮冬菜三千車以度支給車直稍賤又阻雨菜敗模以度支為辭帝責其不先聞故免之先是模奏司農菜不足請京兆府市之尹薛珏萬年令韋彤乃禁人科賣帝命奪珏俸

一月彤俸三月繇是每御延英殿令諸司長官二人引
見訪問謂之巡對
十一年二月黔中觀察使崔穆為部人告贓二十七萬
貫及他犯監察御史李直方往黔州覆案近事雨晦無
對見者是日雨止重之延英殿召見直方遣焉
憲宗元和二年鋭於政理謂宰相裴垍曰朕聽政之暇
徧讀列聖實録見貞觀開元時事竦慕不能釋卷又曰
太宗之創業如此玄宗之致理如此我讀國史始知萬

倍不及先聖當先聖之代猶須相與百官同心輔助豈
朕今日獨能為理哉事有乖宜必望卿盡力扶捄掐等
蹈舞進賀曰陛下言及於此是又宗社無疆之福臣等
駑劣不副聖心掐亦孜孜奉上每因敷奏復引太宗躬
勤聽覽以諷帝帝嘗納用自是延英議政晝漏率下五
六刻仍詔自今兩省官每坐日一人對來
八年六月辛亥朔以時積雨延英門不開者十五日至
是帝使謂宰臣等曰每至三日雨亦對來

十三年九月戊子自八月壬申雨至是暫霽翼日復降乙丑雨雪深數尺人有凍死者宰臣因對請放朝帝曰沍寒放朝固其所也然吾樂與卿等相見退居深宮誰可與語耶

十四年八月己未謂宰臣曰今天下雖漸平尤須勤於政理若偶遇休假不坐有事即詣延英請對勿拘常制先是宰臣奏事於延英崔羣以秋暑方甚不敢盡久其辭顧同列將出帝止之曰數日方與卿一相見時雖尚

熱朕不為勞因固留羣臣等久之方退

穆宗以元和十九年正月即位八月乙亥幸勤政樓問

人疾苦

文宗太和元年三月御紫宸殿延英視事者凡十一刻

宰臣得以口陳大政帝皆虛心聽納異日對翰林學士

於思政殿對南北軍使於麟德殿洎諸藩使者諸道進

奏官皆得引謁故事隻日皇帝視朝其雙日百官但奉

朝請退帝既勤於為理其後欲與宰相間日論政或當

放朝輟朝皆令用雙日

五月甲申召待制官禮部侍郎崔郾工部侍郎獨孤朗

日對一刻時待制官命之舊矣近歲虛設其名未嘗引

覿及此屢召咨以時政

六月詔百司庶務有不便於人者各委長吏悉心陳列

無使壅於上聞

開成元年正月乙巳帝御紫宸殿宰臣鄭覃李石進曰

陛下改元御殿中外寧謐全放京兆府一年租税又停

天下四節進奉恩澤所該實當要切近年赦令皆不及此帝曰朕務行其實不欲崇長空文覃曰在守之而已石曰赦書須内置一本陛下時看之又十道黜陟使去日更付與公事根本令向外與長吏詳擇施行方進利害之要帝召監倉御史問太倉粟數御史崔虞對見粟有二百五十萬石帝曰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今約歲費不少而所蓄非多誠深可軫慮石曰京畿頻旱無以添置待臣來

年徵兩稅麥時納麥穀時納穀自然國儲漸實人亦樂
輸帝曰如今用粟處且給價錢來年折納務優農人覃
曰若不優之折納為害石又奏涇陽水利方春作時請
禁碾磑秋冬水閑任却動用覃曰務農乃原其本也游
手末作自當衰止帝曰百司弛慢要重條舉因指御爐
曰此物始亦華好用之既久乃無光彩若不修飾何繇
復初石曰百司皆有官長在陛下各責其事而已覃曰
丕變風俗當考實効晉時嵇阮之流竟何裨益帝曰阮

籍居母喪飲酒食肉隳紊禮教覃曰三十年以來多不務實取於顔情李石曰此本因理平人人無事安逸所致今之人俗但遠慕王夷甫恥不能及帝曰卿等輔朕為理必在振舉法度法者帝王之鞭策乘馬不執鞭策而可望致遠乎鄭覃李石謝曰陛下撫念萬方形於憂勤臣等雖甚駑庸敢不力奉聖志

九月丁亥召對李集畿赤縣令等二十一人賜帛有差

二年八月丙午望日帝御延英對刑法官刑部員外郎

紇干泉王含大理少卿李武韋紓及大理正丞等自此朔望即對刑法官以詳重輕

三年二月詔僕射尚書侍郎左右丞太卿監每遇坐日宜令兩人循次候對

宣宗在位十四年凡對宰臣語及政事即終日忘倦

後唐明宗長興四年六月丙寅見百僚於廣壽殿時不豫旬日至是稍平帝勤於聽政接臣下無倦聖恙纔似和裕即戒尚宮曰吾今日見百官六宮請曰聖體虛羸

且候平復無宜勉强上曰吾坐即似健乃以烏帽便服

見羣臣

十月辛酉上顧謂侍臣曰宰臣久不相見何也因令孟

漢瓊傳詔馮道奏曰臣等以五日起居禀中旨召見不

敢大進也是月道率百僚見於中興殿

守法

仲尼有言曰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葢居南面之

重宅億兆之上立手法以齊衆一其心而成化豈三尺

之律令而敢私乎哉故漢氏而下致治之後曷甞不申嚴邦憲循行吏議雖復宗室貴戚元勲近習寘於彝典無所矜貸繇是明一成之不變致天下之歸心焉周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其斯之謂矣

漢武帝時隆慮公主子昭平君尚帝女夷安公主隆慮主病困以金千斤錢千萬為昭平君豫贖死罪帝許之隆慮主卒昭平君日驕酔殺主傅獄繫内官主傅主之官也禮有傅母以公主子廷尉上請請論論決其罪也左右人人為言前

又入牘陛下許之帝曰吾弟老有是一子死以屬我乃老有子言其晩孕育於是為之垂涕歎息良久曰法令者先帝所造也用弟故而誣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髙廟乎又下負萬民廼可其奏哀不能自止左右盡悲時東方朔前上壽曰臣聞聖王為政賞不避仇讐誅不擇骨肉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此二者五帝所重三王所難也陛下行之是以四海之内元元之民各得其所天下幸甚臣朔奉觴昧死再拜上萬歲壽帝廼起入省中夕時召讓朔曰傳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今先生上壽時乎朔免冠頓首曰臣聞樂太甚則陽溢哀太甚則陰損陰陽變則心氣動心氣動則精神散而邪氣及銷憂者莫若酒臣朔所以上壽者明陛下正而不阿因以止哀也愚不知忌諱當死

朔前有罪免為庶人待詔宦者署因此復為中郎賜帛百疋也

宣帝時大司馬大將軍霍光兄孫山坐寫秘書光夫人顯為上書獻城西第入馬千匹以贖山罪書報聞不許之

後漢光武時竇融為大司空以大司徒戴涉坐所舉人盜金下獄帝以三公參職不得已乃策免融

虞延遷雒陽令是時隂氏有客馬成者嘗為姦盜延收考之隂氏屢請獲一書輙加榜二百信陽侯隂就乃訴

於光武譖延多所寃枉帝乃臨御道之館親録囚徒延陳其獄狀可論者在東無理者居西成乃回欲趨東延前執之謂曰爾人之巨蠹久依城社不畏熏燒今考實未竟宜當盡法成大呼稱枉陛戟郎以戟刺延叱使置之帝知延不私謂成曰汝犯王法身自取之呵使速去後數日伏誅於是外戚斂手莫敢干法

後魏太武性甚嚴斷明於刑賞功者賞不遺賤罪者刑不避親雖寵愛之終不虧法嘗曰法者朕與天下共之

何敢輕也故大臣犯法無所寛假

孝文時趙郡王幹除都督兾定瀛三州諸軍事至州斬盜馬之人依律過重而尚書以幹初臨縱而不劾詔曰夫刑以節人罪必無濫故刑罰不中民無措手足若必以威殺為良則應汎通衆牧苟須有禁何得不稽之正典又律令條憲無聽新君加戮之文典禮舊章不著始臨專威之美尚書曲阿朕意實傷皇度王幹闇於治理律外重刑可推以聞

唐太宗貞觀中吏部尚書侯君集坐太子承乾事帝謂百寮曰往者家國未安君集實展其力不忍寘之於法我將乞其性命公卿許我乎羣臣爭進曰君集之罪天地所不容請誅之以明大法帝謂君集曰與公長决矣而今而後但見公遺像耳因歔欷下泣遂斬於四達之衢籍没其家

趙節長廣長公主之子以暱于太子承乾伏誅帝幸主所主以首擊地泣謝子罪帝亦拜主垂淚曰有功者仇

讐必賞有罪者親戚咸誅前王執此以守其國弟世民亦庶幾無私有慙於姊

高宗麟德元年二月丙午魏州刺史郇國公孝恊坐贓賜死宗正卿隴西王博文等奏稱孝恊父長平王叔良身死事者孝恊更無兄弟繼嗣便絶特望矜免其死帝曰時覽所司覆奏孝恊死罪非不愴然但國之枝戚任寄為重不能熏慎遂及贓貨狼籍且畫一之法百王共貫豈親疎異制用舍殊途若有利於百姓皇太子亦所

不赦身之肌膚朕亦不惜今知孝協既有一子令其主祭其期功等親竝宜依舊勿拘令式孝協竟自盡於第

代宗大歷四年七月癸未勑死罪降從流時皇姨弟薛華因酒色忿怒手刃三人棄屍井中事發繫於京兆府處前一日賜自盡不以公法貸私恩也

後唐明宗天成三年七月汴州倉吏七十二人定賍至死分戮于三市史彥弼為汴州衙校舊將之子石敬塘之戚屬王建立奏希免死帝曰王法無親豈可私狥乃

皆就戮

丁延徽為供奉官監倉與倉官共盜倉米三百五十石延徽性纎巧權貴多庇護之禁繫經年比望至應聖節則釋放乃至節前取旨放繫囚帝曰除盜倉粟官典外餘可疎放時侍衛指揮使張從賓言事帝多容之因奏他事從賓言及延徽情非盜粟意本賠填帝曰食我厚禄偷我倉儲期與決死縣秦説于不得非但卿言衆于是不敢言異日帝御中興殿謂近臣曰丁延徽禁繫經

年竊盜倉儲何須擁護不然則合原則原淹滯如此復
何計校耶既知擁護不及仍據法寺具獄斷決
涇王從敏明宗子也為成德軍節度使鎮州有市人劉
方遇家富方遇卒無子妻弟田令遵者幼為方遇治財
善殖貨劉族乃同推令遵為方遇子親族共立券書以
為信擔累年後方遇二女取資金於令遵不如意乃訟
令遵冒姓奪父劉氏家財二女以錢賂從敏之親吏又
姦通判官陸浣從敏令浣鞫劉氏獄而殺令遵令遵父

詣臺訴又以成德軍節度副使符蒙掌書記徐臺推鞫之蒙本鎮人備知姦狀及詰二女復行賂於節度副使趙琛代判高知柔觀察判官陸沆竝捕下獄具服贓汚事連從敏從敏甚懼乃令其妻趙雒陽入宮告王淑妃明宗知之不令入謂從敏婦曰朕用從敏為節度使而枉法殺人取錢我羞見百官又令新婦奔走不須見吾面依法裁斷然王妃頗庇之趙琛等三人棄市從敏罰俸釋之

致治

蚩蚩烝民不能自治天生聖哲以為司牧去危就安民之心也定亂致治君之政也非復應天順人乘時設教則禍難無息康寧無兾矣故運四時咸品物健而不息明而下濟天之常道也任百工熈庶績道之以德御之以威國之善經也千齡不易百代可知是知弦弛刜矢禍亂遂平制禮作樂風俗乃變弛而張之是謂政教引而伸之稱為化原御宇造物與民更始釋此不足徵也

黄帝舉風后力牧常先大鴻以治民順天地之紀幽明之占死生之說易云幽明之數合死生之說存亡之難時播百穀時是也草木淳化鳥獸蟲蟻旁羅日月星辰水波波一作沃土石金玉勞勤心力耳目節用水火財物有土德之瑞

帝顓頊時大小之神日月所炤莫不砥屬砥平也四遠皆平而來服屬

帝嚳執中而徧天下日月所炤風雨所至莫不從服

帝堯克明峻德以親九族能明峻德之士任用之以睦高祖玄孫之親九族

既睦平章百姓既已也百姓百官言化九族而平和章明也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昭亦明也協和黎衆時是雍和也言天下之衆民皆變化化立是以風俗泰和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允信釐治工官績功咸皆熙廣也言定四時成歲歷以告時授事則能信治百官衆功皆廣勸其事

帝舜既踐天子位命禹稷契等二十二人咸成厥功皐陶為大理平民各伏得其實伯夷主禮上下咸讓垂主工師百工致功益主虞山澤辟棄主稷百穀時茂契主司徒百姓親和龍主賓客遠人至十二牧行而九州莫

敢避違四海之内咸戴帝舜之功於是禹乃興九韶之樂致異物鳳凰來翔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

殷盤庚之時已都河北殷衰自仲丁至陽甲九世亂諸侯莫朝盤庚遂涉河南治亳治於亳之殷地商家自此從而改號曰殷亳今偃師是也行湯之政然後百姓繇寧殷道復興諸侯來朝以其遵成湯之德也

武丁即位思復興殷而未得其佐三年不言政事決定於冢宰冢宰天官卿貳王事者是以觀國風後舉傅說為相殷國大

治祭成湯之明日有飛雉登鼎耳而雊武丁脩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復興周武王克商大賚於四海而萬姓悅服（言周有大賚天下皆悅仁服德）列爵惟五（即所識政事而法之爵五等公侯伯子男）分土惟三（列地封國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為三品）建官惟賢（立官以官賢才）位事惟能（居位理事必任能事）重民五教（所重在民及五常之教）惟食喪祭（民以食為命喪禮篤親愛祭祀崇孝養皆聖王所重）惇信明義（使天下厚行信顯忠義）崇德報功（有德尊以爵有功報以祿）垂拱而天下治（言武王所脩皆是所任得人故垂拱而天下治）

成王既襲淮夷歸在豐作周官（言周家設官分職用人之法）興正禮樂制度於是改而民和睦頌聲興（頌聲者天下太平歌頌之聲帝王之高致）也

康王即位徧告諸侯宣告以文武之策以申之作康誥故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措四十餘年不用（措舍置也民不犯法無所用刑）

漢惠帝時海内得離戰國之苦蕭曹為相君臣俱欲無為故帝拱已（垂拱而治）而天下晏然刑罰罕用民務稼穡衣

食滋殖

文帝即位躬修玄默勸趣農桑減省租稅而將相皆舊功臣少文多質懲惡亡秦之政論議務在寬厚恥言人之過失化行天下告訐之俗易（訐面相斥罪也）吏安其官民樂其業畜積歲增户口寖息（寖益也息生也）風流篤厚禁網疏闊選張釋之為廷尉罪疑者予民（從輕斷）是以刑罰大省至於斷獄四百（謂普天下之重罪者也）有刑措之風

景帝遵孝文之業至於移風易俗黎民醇厚（黎衆也醇不澆雜）

周云成康漢言文景美矣

昭帝幼年即位承孝武奢侈餘弊師旅之後海內虛耗戶口減半耗損也委任霍光知時務之要輕徭薄賦與民休息至始元元鳳之間匈奴和親百姓充實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議鹽鐵而罷摧酤尊號曰昭不亦宜乎

宣帝地節二年令羣臣得奏封事以知下情五日一聽事自丞相以下各奉職奏事以傅奏其言考試功能侍中尚書功勞當遷及有異善厚加賞賜至於子孫終不

改易樞機周密品式備具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元康四年比豐年（比頻也）穀石三錢（宣帝之治信賞必罰綜核名實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于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間鮮能及之是以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也）

後漢光武建武十三年兵革既息天下少事文書調役務從簡寡（調謂法也）至乃十存一焉帝嘗於民間頗達情偽見稼穡艱難百姓害病至天下已定務用安靜解王莽之繁密還漢世之輕法

明帝永平十三年天下安平人無徭役歲比登稔百姓

殷富粟斛二十牛羊被野

晉武帝明達善謀平吳之後天下乂安

後魏孝文太和八年遣使廵行糾守宰不法

玄宗開元十九年二月侍中裴光庭中書令蕭嵩奏曰臣等伏見所司奏天下應死罪囚摠二十四人竊以天下至廣宇内至衆豈唯德禮所齊固以幽賛潛洽方將勒休述美非獨成康之時反朴歸醇幾若華胥之俗昔者斷獄數百文景稱仁徵諸良史遠有慙德臣等竭心

奉職徒効涓塵之微動色相趨預聞頌聲之作請宣付
史官克昭盛烈從之
二十五年帝因聽政問京師囚徒有司奏有五十人怡
然而喜
二十八年以頻歲豐稔京師米斛不滿二百天下乂安
雖行萬里不持兵刃
憲宗即位嘗納用直言勤于政事自負元十年以後朝
廷威柄日削方鎮權重德宗不任宰相以事人間細務

多自決臨裴延齡等得以姦進而登台輔者備位而已帝在藩累月言事者頗以此為言帝亦非之及永貞監國羣臣謁見宰相杜黃裳首以君臣大義激起帝心帝以黃裳語忠始終延納黃裳首定誅劉闢又李吉甫自翰林學士參定蜀之策遂知政事吉甫出鎮裴垍又繼之蓋自監國以至臨御訖於元和軍國樞機盡歸之宰相繇是中外咸理綱目用張焉

宣宗自臨馭一之日權豪斂迹二之日姦臣畏法三之

日闕寺龍氣繇是政刑不濫賢能効用百揆四岳穆若清風十餘年間頌聲載路而帝道皇猷始終無缺雖漢之文景不過是也

後唐明宗始為藩臣及應運以君德臨下力行于王化政皆中道時亦小康

冊府元龜卷五十八